

# 士 多

李 蘊 娜

太陽像那大紅花，  
在那東方天邊掛，  
圓圓臉兒害羞像紅霞，  
只是笑不說話。

太陽像個大南瓜，  
在那高高天空掛，  
照得滿山歡樂融融，  
草兒發嫩芽。

陽光四溢，照不到這「倔頭巷」，偏偏一塊大廣告牌挺立死巷盡頭，硬生生把醉轉彎的晚霞反射成朝日的的光芒。那道光厲害的時候，甚至連廣告牌上「通利琴行」四字，也融化在一片白茫茫。

小時候很討厭這陣光，因為它經常照得媽媽頭疼。

樓上的人都不耐煩了，樓下的兩家士多舖怎受得了？

七十年代，金馬倫里小巷兩旁立着兩家風格不同的士多。一家是橫街式，貼着巷道橫向鋪展——零食掛架，長而橫的汽水櫃，風扇，直立式冰箱，雜物攤，麻將枱，一切都由右至左整齊排列；一家是梯底式，面積不足一平方米的小士多，屈縮

樓梯底下，麻雀雖小，五臟俱全，兩個掛箱盡是各式香煙，小得可憐的冰箱放着汽水、啤酒、維他奶，立地櫃裏塞滿餅乾、魷魚絲、嘉頓麵包，櫃頂立着糖架，一圈一圈地插滿珍寶珠，旁邊還有一個小盒子，賣撲克牌。

時勢造英雄，空間定性格。

街坊都喜歡橫街的士多，愛那老闆大方又豪邁；都討厭梯底那家，老闆倒沒甚麼，可老闆娘憎人富貴厭人貧，粗話流利得沒有節制，大白天被人破着大口由上到下洗禮淨盡，誰會願意光顧？

對我來說，兩家都不是好人，因為6歲的時候，我被黃狗追咬，狼狽地在橫街打轉狂喊救命，居然沒有人救我。

媽媽是鐵定討厭梯底那士多的了，所以就算我們住在樓上，她也非要我跑到對面馬路買鮮奶不可。說到鮮奶，那士多可說是尖沙咀數一數二的級數，種類繁多，應有盡有，牛奶公司和維記的金蓋銀蓋俱齊，還有十字奶、維他鮮奶、不同公司的朱古力奶，曾幾何時還賣過香蕉和士多啤梨（草莓）鮮牛奶。每次回家，我一定會唱：「牛奶係邊度黎嘅媽咪，Dairy，Dairy……牛奶公司~~」，不過媽媽通常只許我喝十字奶。

我不知道媽媽跟橫舖老闆有甚麼交情，那裏竟成了我的託兒所。七十年代是花枝招展的年代，去喜宴、看大戲，燙頭髮訂做旗袍自是必然，連上人家家裏打麻將也要穿金戴銀。媽媽裝扮得端莊華麗，帶我到酒樓吃過早飯，送了我上保姆車，就打麻將去。放學回家，沒有人應門，我會自動自覺馱着書包三蹦兩跳地跑到橫街的士多舖受「託管」去。老闆看見我，準從汽水櫃裏抽出一瓶維他奶給我喝。我愛維他奶，可討厭瓶外濕濕的流水。那時候的汽水櫃都是以水冰鎮的，拿一次汽水，就得洗一次手。我總覺得那些水帶着臊味，影響本小姐悠然暢飲

的興致。挑起兩隻手指拈着瓶子，在高凳上晃着雙腿，小小的嘴巴飽滿地吮着兩枝吸管，一瓶維他奶可以喝到日落。如果媽媽天黑還沒回來，老闆會開一張小桌子，讓我做功課。不用做功課的那天，我就抓着塑料袋，在馬路旁撿汽水罐上的拉環。那時候，所有天主教小學的學生都要收集拉環，因為這些拉環含鋁成份比較高，可以賣到錢。學生把拉環交給老師，資助明愛天主教會舉行的賣物會，算是一種不用破費的慈善活動吧。天黑了，媽媽還沒有回家，老闆開飯邀我一塊兒吃，我總是拒絕，理由很簡單，大家閨秀是不會在街上吃飯的。媽媽打牌不會太久，再遲也不過人家吃晚飯的時候。當老闆捧着飯碗抓起筷子吃得滋味，媽媽就提着翠園酒家的烤鴨過來接我。我拉着媽媽的手，說聲再會，就回家去了。

人說吃到老，做到老。那時候的香港人是吃到死，做到死。老闆的士多好像沒有營業時限似地，早上五點多就聽到機軋機軋拉閘子的聲音，然後是一筐筐玻璃瓶子的碰撞聲，到賣腸粉、白糖糕、腿蛋治的流動小販循街叫賣的時候，老闆已做了三個小時的買賣。至於何時上舖，我就沒有頭緒了。只知道每晚十一點鐘左右橫街就會擺個四方城。我揉着惺忪睡眼往樓下看去，漆黑的小巷吊着幾點燈泡，搓麻將的聲音如山谷迴盪。朦朦朧朧倒頭睡去，眼睛睜開，樓下「碰」了，再睜開，他「自摸」了，眼皮再度翻起，「哈哈」，樓下「糊了」，然後天泛魚肚白，又是拉閘聲。沒有人知道這老闆一天睡多少，只看他越挨越瘦，聲線也大不如前。一天半夜，剛收舖的時候，他朝馬路嘩啦一吐，一盆鮮血如河流下。送進醫院不夠一天，就宣佈死亡。

老闆死後，整家舖子死氣沉沉。老闆娘患上老人癡呆症，舖子缺人打理，一天一天無助地萎縮，在日落的最後一點遊光

中凋謝。

橫舖士多關張了，樓梯底士多幾乎成為方圓十里的獨市生意。可惜好景不常，兇巴巴的老闆娘和她老公相繼患上癌症，小小舖子經營不到幾年，也結束了。

如今，在斜陽餘暉下走進金馬倫里，劃時代的太興廣場，依舊衰殘的華龍大廈，老式茶餐廳和新派cafe夾巷對峙。故地重遊，幾次在cafe店外徘徊，想找點昔日情味，可走來走去就是沒勇氣踏進店子。

當年老闆吐血倒下的地方，正是cafe的門口。